



世界文豪书系

马克·吐温十九卷集

MAKE TUWEN SHIJIUJUANJI

18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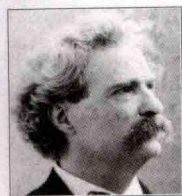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文学名著丛书

马克·吐温十九卷集

第1卷 第1分册 汤姆·索耶历险记

马克·吐温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马克·吐温十九卷集

第十八卷

马克·吐温文论集(中) 1898~1909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Mark Twain

马克·吐温十九卷集·第十八卷 目录

MAKE TUWEN SHIJIU JUANJI DISHIBAJUAN MULO



马克·吐温文论集 (中)

人是什么?	彭岷森	秦莉芬译 (3)
对有民族羞愧感的流亡者说句鼓励的话		杨幼玲译 (93)
记录天使的一封来信		杨幼玲译 (96)
关于犹太人		张 晨译 (102)
外交官的薪俸和服装		李 际译 (122)
我作为文人的初露头角	彭岷森	陈文飞译 (133)
我一生的转折点	彭岷森	陈文飞译 (165)
致坐在黑暗中的人		李 际译 (178)
对非难我的传教士们进一言		张 晨译 (198)
私刑合众国	彭岷森	杨薰善译 (219)
伊斯兰教的托钵僧和出言不逊的外来者		彭岷森译 (230)
提议成立决定票小组计划纲要		杨幼玲译 (237)
托马斯·布拉克特·里德		李 际译 (241)
战争祷词	彭岷森	徐眉亭译 (243)
早期的打字机		李 际译 (248)





无可奈何的境地	李 际译 (252)
来自撒旦的人道之语	张 晨译 (260)
国王利奥波德的独白	赵月玲译 (262)
附录一 马克·吐温为 1906 年版写的补充说明	赵月玲译 (294)
附录二 国王委员会报告的摘录	赵月玲译 (296)
附录三 美国政府与刚果自由邦	赵月玲译 (298)
附录四 该不该绞死国王利奥波德?	赵月玲译 (301)
亚当纪念碑	李 际译 (306)
威廉·迪安·豪威尔斯	李 际译 (309)
悼念我的外甥塞缪尔·E. 莫菲	杨幼玲译 (319)
神童玛乔里·弗莱明	张 晨译 (323)
莎士比亚死了吗?	李 际译 (339)

马克·吐温十九卷集
第十八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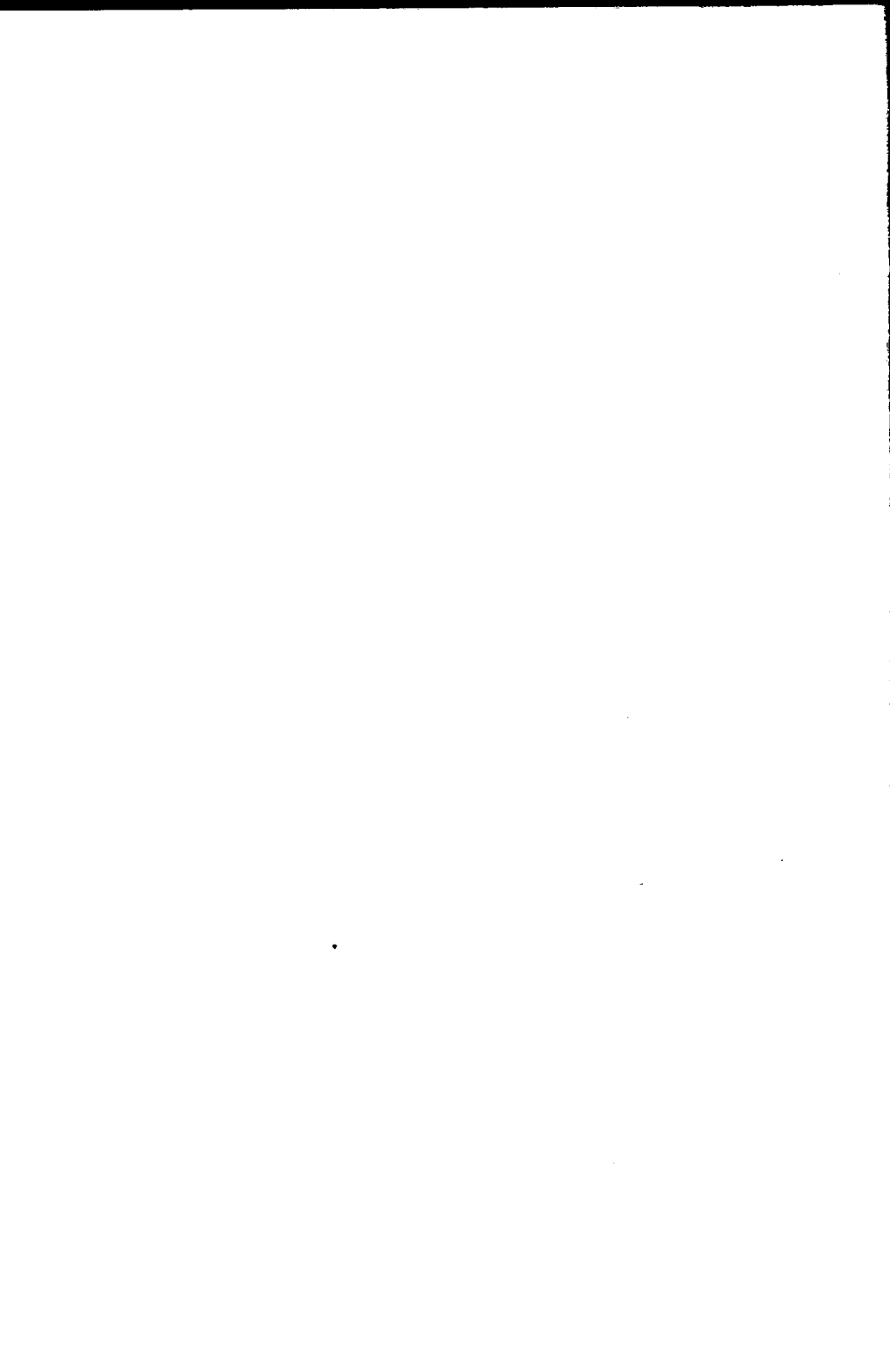


马克·吐温文论集(中)

(1898—1909)

彭岫森 李 际等 译

MARK TWAIN WENLUNJI



人是什么？*

作者前言

对于本文的构思探讨开始于二十五六年前，落笔成文则是在七年前^①。此后，我每年都要检阅一两遍，发现文章甚得吾心。最近我刚又校阅过一遍，仍然对文章的实话实说深为满意。

-
- * 本文被称为作者宣讲其特殊宿命论“教义”的“福音书”。这是作者据其1883年2月在哈特福德周一晚间俱乐部所作《幸福是什么？》的演讲，于1898年重写完成的。由于作家夫人不同意公开发表，遂于1906年由私人印刷出版，未署作者名，直到逝世后，才于1917年收入《〈人是什么？〉及其他》文集。这是一篇一个年轻人与一个幻想破灭了的老人间的柏拉图式的对话，老人实质上是作者对人的悲观主义观点的代言人。老人认为人仅仅是一台机器，没有自由意志，自私自利地只为自我赞许所推动，完全是所处环境的产物。人受着无情的环境的奴役和支配，因而人是无能为力的，不应受到责难。文章笼罩着作者晚年的精神解脱思想。在一个“对人类的告诫”中，他请求提高行为的思想境界，而使个人的满足与社会公众的最大利益能够不谋而合起来。也有论者认为此作在文学上的意义是微乎其微的。

- ① 1898年作者在奥地利维也纳写完此文，当时作者达到了一生最有贡献的高峰阶段。



文中的每一想法都是千百万人心中想过的（并作为不容置疑的真理接受下来了）——但却秘而不宣，讳莫如深。为什么人们没说出来过呢？因为他们恐惧（并且不堪忍受）周围人群的非难。为什么我至今未曾发表呢？也是同样的理由把我给镇住了，想来是这样的。我找不出别的理由了。

马克·吐温

1905年2月

—

观点甲：人是台机器

观点乙：人有个人功劳和自身价值

（一个老人和一个青年人一直在交谈。老人断言，人只是一台机器，仅此而已。青年人不同意，请老人详说细论，说出持这种主张的理由。）

老人：造蒸汽机的材料是什么？

青年：铁、钢、黄铜和白色金属等等呀。

老人：到哪儿去找这些材料呢？

青年：岩石中呀。

老人：是纯净的吗？

青年：不——是在矿石里的。

老人：这些金属是一下子沉积在矿石里的吗？

青年：不——得慢慢儿来，经过了数不清的年代才行。

老人：光用岩石就能造出发动机来吗？

青年：噢，那可一碰就碎，毫无价值了。

老人：对这样一台发动机，你不会有什么奢望吧？

青年：当然不——实在是毫无指望。

老人：要造一台优质合用的发动机，该如何进行呢？

青年：挖隧道，把矿井打进山里去；炸开铁矿石；压碎、熔
化矿石，炼成生铁；再用贝塞麦炼钢法^①把其中的一些炼成钢。
开采、处理多种金属，并将它们合成黄铜。

老人：然后呢？

青年：用提炼精纯的材料，制造出优质发动机呗。

老人：你对这台发动机期望很高吧？

青年：噢，那当然啦。

老人：它能带动车床、钻床、刨床、冲床和磨光机吗？一句
话，它能带动一个大工厂里所有的精巧机器吗？

青年：能啊。

老人：石头发动机又有什么用呢？

青年：大概可以带动缝纫机——也许再也干不了别的了。

老人：人们会喜欢前一种发动机，忘乎所以地叫好吧？

青年：那当然。

老人：可不是石头那种吧？

青年：那当然。

老人：金属机器的价值大大超过石头的机器吧？

青年：当然啦。

^① 英国工程师亨利·贝塞麦爵士（1813—1898），1856年首创酸性底吹转炉炼钢法，发明了贝塞麦转炉。



老人：它的个人功劳呢？

青年：个人功劳？你这话怎讲？

老人：它总该为自己立下的功劳而受到人一样的尊重吧？

青年：对发动机吗？那哪成！

老人：为什么就不可以呢？

青年：因为它的表现和自身人性无关。那完全取决于它的结构法则。它干要它干的活儿，称不上什么功劳——它是身不由己，不得不干的呀。

老人：那么石头机器没什么用处，并称不上是与自身人格有关的欠缺啰？

青年：当然不。机器结构法则允许、迫使它干多少，它就干多少，此事与自身人格无关，它无可选择。在这个“逼近主题”的过程中，你是不是想抛出这种论点——人和机器几乎是一回事，在各自的表现中都不存在个人功劳这回事呢？

老人：是的，但是不要生气，我并不是有意要冒犯你。造成石头发动机和钢铁发动机之间巨大差别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称之为培养、教育怎么样？我们称石头发动机为未开化野人，而称钢铁发动机为文明人怎么样？原先的岩石中包含了制造钢铁发动机的原料——但是还包含了大量硫、石和其他一些从古地质年代留下来的起妨碍作用的先天遗传特征——我们姑且称之为各种先入之见吧。这种先入之见是岩石中没有东西能够或愿意来清除的。把这个说法记下好吗？

青年：好。我已经记下了：“这种先入之见是岩石中没有东西能够或愿意来清除的。”讲下去吧。

老人：这种先入之见必须靠外界影响来清除，否则根本没门儿。把这记下来。

青年：很好。“必须靠外界影响来清除，否则根本没门儿。”说下去呀。

老人：铁有一种拒绝摆脱拖累它的岩石的先入之见。确切点儿说，铁对是否要将岩石从本身除去绝对地毫不在乎。于是，施加外界影响，把岩石碾成粉末，让矿石自由了。可矿石中的铁仍然被囚禁着。于是又一种外界影响熔解了铁，使它脱离了羁绊的矿石。铁现在获得了解放，但它不在乎进一步的发展过程。又一外界影响把它诱骗进贝塞麦转炉，提炼成一流质量的钢。它现在得到调教——它的教养完成了。而且它已达到了极限。随便经由怎样的发展过程，它都是无法被调教成黄金的。把这点记下来好吗？

青年：行。“万物皆有极限——铁矿石不能调教成黄金。”

老人：有金人、锡人、铜人、铅人、钢人，诸如此类——每种人都有其本性、遗传特性、教养和环境方面的局限。你可用这些金属中的任何一种制造发动机，它们都会工作，但你休想叫其中弱者做出强者才能完成的工作。在每种情况下，要想得到最好的提炼材料，就必须通过调教——熔化、精炼等等，让金属摆脱妨碍、不利的矿石。

青年：你现在已经谈到人了吧？

老人：对。人这台机器呀——实在是台身不由己、没有独立人格的发动机。一个人是怎么样的，这取决于他的素质，取决于遗传、住处和交往关系带给他的影响。他全然只受外界影响的推动、指引和指挥。他不原创什么，即便是一种思想也不行。

青年：嗨，得啦！我怎么觉得，你现在老在讲些荒唐话嘛。

老人：这是相当自然的观点——实在是一种必然的看法——但你并没有创造出形成这种看法的材料来。这些不知不觉间汇拢来的七零八落的想法、印象和感觉，其来源是千百本书、千百次交谈，再就是从千百年前的祖先的心中、脑中一直流进你心、脑中一股股思想与情感。作为个人，你连形成你看法的丁点儿大的材料也没创造出来过；甚至连将借用材料加以合并整理这点儿



小小功劳，你也无权声称具有。那个过程是自动进行的——通过你的头脑机构，严格按照那机构组成的法则来进行。你不但没有亲自建成那机构，而且甚至一点儿也不能控制它。

青年：太过分了。你认为除此我就不会再有其他看法了吗？

老人：自发产生的吗？不，而且你自己的确也并没有形成那种看法；你的机构为你干了——自动地，立即地，不加考虑，也不需要考虑。

青年：假使我考虑过呢？那又怎么样？

老人：你想试一试？

青年：（十五分钟以后）我考虑过了。

老人：你的意思是你已尝试改变你的看法——作为一个试验？

青年：是的。

老人：成功了吗？

青年：没有。看法还是老样子，要改变是不可能的。

老人：我很遗憾；但你自己明白，你的头脑只是一台机器，仅此而已。你控制不了它，它自己也无法自控——它全靠从外界来驱动。那是它构成的法则，也是一切机器的法则。

青年：难道我绝对不能改变任何一个这些自动形成的看法吗？

老人：对，你自己不能。但外界影响却能做到这点。

青年：只有外界影响能吗？

老人：对——只有外界影响。

青年：这种见解是站不住脚的——可以说不但站不住脚，而且荒唐可笑。

老人：是什么使你这样想的？

青年：我不只想想而已，我很清楚。假定我决定投入思考、

研究、阅读这一过程，蓄意改变那种看法，而且假定我成功了
呢？那就不是外来冲动的作用，那全部是我个人自身的作用了；
因为是我开创了这一过程。

老人：完全不是这码事。那是由于同我作了这番谈话而产生的。
如果没有它，你决不会想到这个主意。没人开创什么。他所有
的思想、所有的冲动都来自外界。

青年：这是个叫人恼火的话题。无论如何，有原创想法的第一个人，
总没受到旁人影响吧。

老人：错了。亚当^①的思想也是来自外界的。你害怕死，但这
不是你发明的——是从外界、从谈话和教导中得来的。亚当不
怕死——也不害怕世界上的一切。

青年：不，他怕。

老人：当他被创造出来^②时吗？

青年：不是。

老人：那么是什么时候呢？

青年：当别人用死威胁他时。

老人：那么，它还是来自外界的呀。亚当是相当了不起的；
可是我们还是不要试图把他神化吧。除了神，从来就没有人具有
不来自外界的思想。亚当很可能有个好头脑，但是要到它被注满
来自外界的东西以后，才对他有用处。他不能用脑子发明最微不
足道的小东西。他对善恶的差别没有丝毫概念——他得从外界得
到概念。他和夏娃都不会原创出赤身裸体不合礼仪这一观念——

① 据《圣经·旧约全书·创世记》，亚当是人类的始祖，上帝耶和華用泥土造的
第一个男人。

② 据《圣经·旧约全书·创世记》，上帝用地上尘土造出亚当，将生气吹入其
鼻孔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与其妻夏娃同住伊甸园中，生活无忧无虑，
但不知善恶，也无羞耻感。



这种认识的获得是由于吃了外界的果子^①。人脑的那种构造，就决定了它不能原创任何东西。它只能利用从外界得来的材料。它仅仅是一台机器，它自动工作，不受意志力支配。它不能控制自己，它的主人也不能控制它。

青年：那么，别去管亚当了。但是，莎士比亚的创作可的确——

老人：也不是，你是指莎士比亚的模拟品吧。莎士比亚也没创造什么。他正确地观察，他逼真地描述。他确切地描写了上帝创造的人们，但他本人并没创造什么。我们还是不要胡乱指控他尝试创造吧。莎士比亚不能创造，他也是一台机器，而机器是没有创造力的。

青年：那么他又卓越在何处呢？

老人：在这儿呀。他不像你和我，只是一台缝纫机。他是台哥白林织毯机^②。线和色从外界进入他的脑中；来自外界的影响、建议、经验（阅读、观剧、演剧、借用别人的观念，如此等等），形成了他头脑中的模式，并启动了它的复杂的、令人钦佩的机构，于是，它就自动地制造出至今仍令世人惊奇不已的图案华美的织物。如果莎士比亚出生并养育于大洋中一块人迹罕至的光秃秃的岩石上，他的非凡才智就不会有外界材料来供其加工，那他就什么也创作不出；没有有价值的外界影响、教导、塑造、劝说、启示，他就什么也创造不出。因此，莎士比亚就不会写出任何东西。假如在土耳其，他会写出作品——达到土耳其影响、联想、教育的最高极限的作品。如在法国，他会写出一些更好的作

① 据《圣经·旧约全书·创世记》，夏娃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，是亚当的妻子。他们受了蛇的引诱，违背神命，偷吃禁果，知道了善恶，有了羞耻感，于是被赶出伊甸园。

② 法国哥白林家族在巴黎开设哥白林挂毯厂，以其家族发明的织毯机织出图景鲜艳的挂毯而闻名于世。

品——达到法国影响和教育的最高极限的作品。在英国，他通过该国理想、影响和教育提供的外力帮助，上升到了可能达到的最高极限。而你和我仅仅是缝纫机而已。我们必须生产我们能够生产的东西；当一些冒失鬼责备我们生产不出哥白林挂毯时，我们必须努力干活，一点儿也不必介意。

青年：这样说来，我们都只不过是机器而已啰！而机器不可自夸，不可对它干的活儿感到自豪，不可因此声称有个人功劳，也不可以要求称颂和赞扬。那可是一种糟糕的教条啊。

老人：那不是教条，那只是事实。

青年：那么我看，勇敢比胆怯也没有更多的价值了？

老人：自身价值吗？没有。勇敢者并没创造出他的勇敢气质。他无权因拥有它而要求论功行赏。勇气是他生来就有的。一个生来就有十亿美元的婴儿——此中谈何自身价值？生来一无所有的婴儿——他自身价值又欠缺在何处？可一个受到谄媚者的奉承、赞美和崇拜，另一个却被忽视被藐视——情理何在呢？

青年：有时胆怯的人自己克服懦弱，勇敢起来——并且成功了。你对此如何评说？

老人：它表明了优越于方向错误的训练的方向正确的训练所具有的价值。具有无可估量价值的，是方向正确的训练、影响、教育——即培养一个人的自我赞许意识，去提高其理想意念。

青年：但是关于功劳——得胜懦夫的作为和成就中表现出来的个人功劳呢？

老人：没有任何功劳。世人看来，他比以前有出息些了。但是他本人并没造成这种转变——这种转变的功劳不是他的。

青年：那么是谁的呢？

老人：他的素质，以及对它起作用的外界影响。

青年：他的素质？

老人：首先，他并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懦夫，不然，影响就



无从对其起作用。他不怕母牛，虽然也许怕公牛；他不怕妇女，但怕男人。有可以作为影响基础的东西存在，这儿有颗种子。没有种子，就没有作物。是他自己造出那颗种子，还是他生来就有的呢？这颗种子在那儿其实并非他本人的功劳啊。

青年：那么，无论如何，栽培它的想法、栽培它的决心总是应受到称赞的吧，这件事是他想出来的呀。

老人：他没做那种事。它和一切好坏刺激来自同一个地方——都来自外界。如果那个胆怯的人一辈子生活在胆小鬼圈子里，从没读到过勇敢者的事迹，从没听人谈起过这些，也没听到任何人赞扬这些，或表达出对做出这些勇敢事迹的英雄们的羡慕，那么他对勇敢的认识，也就一点儿也不会比亚当对礼仪的认识多，他随便怎样也不会灵机一动，想到下决心成为勇敢的人。他不可能原创出这个想法——它得来自外界。所以，当他听到别人赞扬勇敢、嘲笑怯懦时，他醒悟了。他惭愧了。也许他的情人瞧不起他，说：“有人告诉我，你是个胆小鬼！”所以，翻开那新的一页的不是他——而是情人为他这样做了。他岂可自以为有功而高视阔步，四处招摇——功劳不是他的呀。

青年：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他给种子浇水后，他培植了作物呀。

老人：不。是外界影响培植了它。一听到命令——战抖着——他迈向战场——同其他士兵一起，而且是在白天，可不是单独一个人，也不是在黑暗中。他受了榜样的影响，他从同伴们的勇气中汲取勇气；他害怕，想逃跑，但是不敢，那些士兵正看着呢。他正在前进，你瞧——精神上对丢脸现丑的害怕，已压倒了肉体上对伤亡的恐惧。到战役结束时，经验将教会他，不是所有参战者都会伤亡——这是一种会有助于他的外界影响；他还会体验到，因勇敢而受到表彰的情景，还有饱经征战的军团举旗敲鼓，通过崇拜他们的人群时，所受到的那种噪音哽咽沙哑的欢